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二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三

侯官陳喬樞撰

韓詩國風三

鄘風柏舟

母也天只而欲離其日

三國志曹植疏柏舟有天只之怨補

實惟我直

韓詩云直相當值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詩實惟我特傳云特猶匹也特字古與植通禮

記少儀不特弔釋文云特本作植爾雅釋水土特舟釋文云

特本作植此特植字通之證直義又與特植同周官小胥士

特縣賈子新書作大夫直縣直縣卽特縣也禮記郊特牲首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爲植呂覽忠廉篇高誘注特猶直也荀子勸學篇楊倞注特猶言直也此特直義同之證韓詩訓直爲相當值者漢書刑法志不可以直秦之銳士注云直亦當也當有敵義相當猶言相匹耳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集解引孟康曰直值也又匈奴傳曰直上谷索隱引姚氏曰古字例以直爲值是已

牆有茨

中葍之言

韓詩云中葍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釋文

玉篇山部葍夜也詩曰中葍之言中夜之言也

喬樞謹案玉篇又云寤本亦作葦臧鏞堂曰此雖不言韓詩然與釋文引合則爲韓詩無疑喬樞謂魯家亦訓中葦爲中夜見漢書文三王傳晉灼注是魯詩之說與韓詩同

不可揚也

韓詩云揚猶道也

釋文

喬樞謹案揚毛詩作詳與韓文異廣雅揚說也說亦與道義同馬瑞辰曰毛詩詳字卽揚之同音假借三章不可讀也傳訓讀爲抽今按廣雅讀說也不可讀正當訓爲不可說猶前章不可道不可揚也據釋文云詳韓詩作揚廣雅揚說也義本韓詩則訓讀爲說亦當本韓詩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韓詩曰佗佗德之美貌

釋文

韓詩曰透佗德之美貌也

眾經音義 三十九

喬樞謹案韓詩於羔羊詩透迤訓為公正貌透迤與透佗同故此詩委委佗佗訓為德之美貌也毛傳云委委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德平易也毛所云行與德對文當讀為德行之行非謂其行步之美也爾雅釋訓禕禕佗佗亦主內德而言與韓詩禕禕者心之美引此詩云禕禕佗佗亦主內德而言與韓詩委佗並訓為德之美貌正合是魯毛訓義皆與韓同李巡孫炎訓為容儀行步之美自是注爾雅者別為一解詩正義引李孫說以證毛詩之行可委曲從迹為行步之步其說非是

委卽禕字文選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薛綜注云禕美也是禕爲德之美又大元元攤夫地他然示人明矣注云他猶泰也他卽佗字泰謂安泰是亦德之美也

玉之𪔐也

玉篇耳部詩云玉之𪔐也𪔐充耳也

補

喬樞謹案玉篇又云𪔐亦作𪔐本亦作𪔐攷說文引詩作玉之瑱兮毛詩玉之瑱也傳云瑱塞耳也釋文於瑱下不言本或作𪔐則毛本諸家均無異字知野王所引詩是据韓家之文

邦之援也

韓詩曰援助也

釋文

喬樞謹案援毛詩作媛魯與毛同並訓爲美女釋文本作援取也許烺云爾雅美女爲媛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此取字乃助之譌臧鏞堂云鄭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當是從韓詩說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

韓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

釋文

案鄭箋云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與韓詩合鄭用韓義箋毛也

喬樞謹案乘匹謂乘居匹處列女傳曰夫關雎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

臣成焉故爲萬物始關睢鷺而有別性不雙侶故君子美之
以爲淑女好逑之詠鶉鵲雖乘居匹處然尙能不亂其類故
詩人以刺宣姜謂曾鶉鵲之不若也

曹植魏德論謳鶉之疆疆詩人取喻

補

人而無良我以爲兄

詩攷引
外傳

喬樅謹案今本韓詩外傳而字作之改與毛詩同詩攷所引
蓋未改之本也今據之改正

韓詩外傳九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
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
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
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

皇清經解續編
四
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定之方中

星言夙駕

韓詩云星精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詩箋云星雨止星見姚鼐曰古晴字本作暉暉
亦作星若星辰字自作暉韓詩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世久
以星字當暉辰之暉此詩偶存古字耳胡承珙曰案說文姓
雨而夜除暉見也與箋說同日部又云啓雨而晝姓也啓字
從日故屬之晝姓字從夕故云夜除暉見鄭意亦以詩之星
卽姓字雨止星見之星字當作暉此非以星見釋詩星字蓋
四字總言夜晴以明豫戒惰人令其早駕耳史記天精而見

景星精謂精明與韓詩釋星爲精義同漢書作姓亦作暉

見索

魯一切經音義云
古文姓暉二形同

孟康曰暉精明也是已或據宋本釋文引

韓詩作星晴也若經文之星爲姓則與晴同不當以晴釋星
不知漢初已多用晴少用星故韓詩以今字明古字謂星卽
晴字非訓星爲晴韓非子說林下曰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
十里雨十日夜星此亦古晴字之僅存者案姚胡兩說良是
曹植應詔詩星陳夙駕

補

蝮蝮

韓詩序曰蝮蝮刺奔女也

後漢書楊賜傳注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

韓詩曰詩人言蝮蝮在東者邪氣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

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

同上

喬樞謹案韓說與齊魯同義易林蠱之復曰蠓蝻充側佞人
傾惑女謁橫行正道壅塞後漢書卽顓傳曰凡邪氣乘陽則
虹蜺在日又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
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蠹蝻者也皆以蠹蝻爲邪氣乘陽人君
淫佚之徵

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一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
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
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八月
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鬻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

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天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闡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喬樞謹案毛傳云不知命不待命也韓詩以命爲壽命之命指年壽而言義與毛異趙懷玉曰三月微的大戴禮本命篇

作徹昫玉篇音徒賢徒涓二切今大戴禮作徹昫說苑辨物篇作達眼八月生齒舊本作七月而生齒案下文是八月此亦當與大戴禮同又而字衍大戴禮說苑皆無今據刪三年腦合說苑作頤合大戴禮作瞽合瞽爲目童子精似不當言合或云从月亦無攷家語本命解作腮合喬樅謂作頤者是也外傳作頤合亦通

相鼠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一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

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喬樅謹案文子符言篇載老子之言略同又佚勞過度者舊脫去佚字度字此據說苑及家語補之

又曰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五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民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反側之民牧而

試之須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五疾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喬樞謹案外傳此節文字譌脫幾不可讀趙懷玉校語云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此九字當在須而待之之上舊脫在則歸之庶人句下案荀子王制篇云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外傳本作遂傾覆之民文殊舛錯又須而待之須字本皆譌作傾攷楊倞云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今並據荀子校正遂字當爲衍文下文反側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反側二字今從荀子改作五疾語方不繆人而無止

韓詩曰止節也無禮節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無止則雖尊居無禮節也鄭氏卽用韓義爲解廣雅釋言云止禮也荀子大略篇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楊倞注亦以止爲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韓詩外傳一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又曰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

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阨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甯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喬樞謹案荀子修身篇文與此同趙懷玉校本云由禮則和節本皆作知節今依荀子文改趨步舊作移步譌荀子作趨行則此乃趨字誤爲移也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本皆作由禮則夷國譌脫殊甚今依荀子補正荀子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故人無禮則不生舊本故字譌作政又脫人字不生作不行有王字屬下句今案

行字衍王乃生之譌俱依荀子改正

韓詩外傳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
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

韓詩外傳九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
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
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
樂願與大夫同之請去禮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
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
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
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
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

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泆寡人以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喬樅謹案詩去禮三字舊脫今據新序刺奢篇補之

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曰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

補

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韓詩外傳二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圍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圍而應

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
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
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
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
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
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
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
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
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
之也莊王曰雖然吾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
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

皇清總角續編
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
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喬樞謹案闔字舊皆譌作闔攷公羊宣十五年傳載莊王闔
宋事作乘堙堙上城具也外傳假用闔字因譌作闔耳吾今
得此句吾下衍子字今据趙懷玉正本刪

載馳王叔文曰晉詩又曰趙突吳等而食之得精而舉之其
歸唁衛侯曰衛子其歟之矣晉軍齊外曰歸唁而喪之矣

韓詩曰弔生日唁弔失國亦曰唁也

眾經音義十三

喬樞謹案左傳云齊人獲臧堅齊人使夙沙衛唁之服虔注
曰弔生日唁又齊侯唁公于野并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
公不得入于魯也此詩之唁亦據失國言之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外傳

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攷淮南修務訓跋涉山川冒蒙荆棘高誘注曰不從蹊遂曰跋涉故獨犯荆棘冒蒙荆棘卽草行之謂韓說與毛訓雖微異而義實相成也

又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

君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

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

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

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

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第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愈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

本或從毛改我爲爾非

不臧我思不遠

案外傳所謂衛女得編於詩當卽指載馳篇故下引是詩之

詞蓋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惟得大夫問於兄弟義不得歸許
穆夫人欲歸國而唁其兄是以許人尤之而轉責其大夫之
穉且狂四章又言我遂往無我有尤違禮徇情咎人恕己此
高子所以疑其不得編於詩也然而閔國之亡憂民之困其
志則可悲卒止於義而守其防孟子以爲行中孝慮中聖不
虛矣又列女傳三載衛女事甚詳亦言女作載馳可證趙舍
人懷玉云此衛女不知是詩何篇所引載馳未可謂卽指此
蓋攷之不審耳

許人尤之

辭君韞詩章句曰尤非也

文選二十五盧
謙贈劉琨詩注

喬樞謹案毛傳訓尤爲過釋文云尤本亦作訖攷論語憲問

不尤人鄭注云尤非也文選陸士衡文賦練世情之常尤注亦云尤非也皆用韓詩訓義

控于大邦

韓詩曰控于大邦控赴也

眾經音義九

喬樞謹案毛傳云控引鄭箋云今衛之欲求援引之力助于大國之諸侯與韓詩訓控爲赴義別列女傳許穆夫人傳曰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詩之控于大邦卽赴告大國之謂也鄭注儀禮旣夕云赴走告也其義是已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二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

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
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
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
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則未嘗不遣人之
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
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眾美欲王之多
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
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
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
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
謂之謂也

衛風

淇澳

綠薄猗猗

韓詩曰薄篇菝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竹篇竹也釋文云竹韓詩作薄石經同臧氏

玉林以石經爲魯詩非也攷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言

其間有齊韓字蓋取三家異同之說則陸所云石經同者亦

指石經所載韓詩之異文非謂魯詩同韓作薄也李匡又資

暇錄云薄音篤篇竹攷說文薄水篇菝也從草水毒聲讀若

督篇竹乃篇菝之假借耳

有邇君子

韓詩曰邶美貌也

釋文

喬樅謹案邶毛詩作匪釋文云本又作斐同芳尾反文貌今攷廣韻邶好貌好亦卽美之義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韓詩外傳二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曰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
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
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
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
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
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
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
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
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
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
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外傳九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
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日子何年少之絞
乎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
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
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喬樞謹案今俗本韓詩外傳磋作磋非又太平御覽七百六
十四引韓詩曰如磨如錯又引方言曰錯鑢身名也說文曰
鑢錯銅鐵也宋綿初云磨錯當上下互易以諧韻韓詩文本
作如錯如磨今本外傳引作琢者後人順毛所改東哲補亡
詩白華篇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其卽用韓詩之語歟

皇清總角續編
卷之三
三
瑟兮僩兮

韓詩曰僩美貌

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僩爲美蓋以爲嫺字之假借賈子新書傳職篇云明僩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僩與野對則義當爲嫺雅故韓訓爲美貌

赫兮宣兮

韓詩曰宣顯也

釋文

喬樅謹案宣毛詩作喧傳云威儀容止宣著也與韓同義爾雅釋訓作烜陸氏音義云烜者光明宣著是魯詩雖文異而義皆同廣雅釋詁曰烜明也明猶云顯亦卽宣著之謂

綠蕩如簧

韓詩曰綠蕩如簣簣積也辭君曰簣綠蕩盛如積也

文選西京賦注

一案文選注引簣積也乃韓嬰傳下引辭君曰則韓詩章句也

王氏詩攷脫辭君曰三字是以內傳與章句混而爲一矣

喬樅謹案毛韓並訓簣爲積是以簣爲積之假借陳啟源曰

平子西京賦芳草如積正用斯語攷平子皆用魯詩然則魯

詩之文殆作棗竹如積歟同義又陶淵明不而黃香附承楚曰

考盤

之賦楚以棗竹言之陸賈之口齋香出滄田中齊紙手藝

考盤在于

詩韓詩及于愈鄭師之說香于水里出干爲山隴

韓詩曰干燒塢之處也

釋文

干干驛文得清爽王肅詩並云出

韓詩曰考盤在于地下而黃曰干

文選左思吳都賦劉逵注又讀詩記六

騶出

案文選注引干字訓與釋文不同蓋內傳也盤毛詩作槃干

毛詩作澗

一喬樅謹案毛傳云山夾水曰澗小雅秩秩斯干傳曰干澗也
是干澗二字古通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注並云山
間澗水也韓詩以干爲礲礲之處者干亦厓也干爲山澗厓
岸之地故以礲礲言之謂地之□薄者也詩邱中有麻毛傳
以邱中爲礲礲之處與此同義又訓地下而黃者胡承琪曰
黃疑潢字之誤潢汙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引鄭君易注云
干者水傍故停水處卽其義也

考盤在阿

韓詩曰曲景曰阿

眾經音義一

喬樅謹案文選西都注引韓詩曰曲景曰阿景字乃京之誤

阿眾經音義云謂山曲隈處也

碩人之颯

韓詩曰颯美貌

釋文

喬樅謹案颯毛詩作蕝傳云寬大貌韓詩訓颯爲美貌與毛傳寬大義相近蕝字當卽颯之段借廣韻颯美也義本韓詩鄭箋以蕝爲飢意段玉裁謂蕝卽窾之段借漢書楊王孫傳窾木爲匱服虔曰窾空也淮南子窾者主浮注窾空也讀如科條之科是蕝窾古音同其說是也然段並以毛訓寬大爲亦取空中之意則義近牽強矣

碩人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曰倩蒼白色盼黑色也

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倩本又作倩韓詩倩或亦爲倩字故以蒼白色釋之又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引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郭璞注上林賦訓同則倩當與靚通然倩字自是倩之假借毛傳倩好口輔說文倩人美字也人之美貌爲倩笑之好貌亦爲倩盼毛傳云白黑分說文訓與毛傳同白黑分則臚之黑色益顯故韓詩以黑色言之耳

朱幘儻儻

玉篇人部詩云朱幘儻儻盛貌也

補

喬樅謹案儻儻毛詩作鑣鑣傳云盛貌攷鑣字訓爲馬銜是鑣乃儻之段借玉篇据韓詩今文故字作儻儻

大夫夙退

韓詩曰退罷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云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正義引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卽是罷也釋文引禮記云朝廷曰退退朝亦曰罷朝此大夫夙退者謂且早罷歸也

施眾濺濺

韓詩曰濺濺流貌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眾魚罟濺施之水中釋文濺下又引馬融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說文云礙流也李黼平曰按如馬說則

釋詁而已河流盛大亦非一詁之所能礙韓詩云流貌得之
蓋謂罍初入水與水濺濺俱流也得韓說而毛義益顯矣胡
承珙曰詩此句本承北流活活言活活之流施罍則於水似
礙說文此語最善形容蓋與毛傳所謂施之水中者皆兼罍
與水言之馬瑞辰曰濺濺蓋施之水中者有礙水流之貌毛傳
施之水中卽有礙流之義說文正善釋毛義耳韓詩云流貌
與毛詩義亦相成施罍水中有礙水流而水仍流實似礙而
不礙也

鱣鮪鱣鮪

毛詩釋文發發韓詩作鱣鮪

喬樅謹案毛傳云發發盛貌釋文引馬融云鱣鮪者網尾發發

然發蓋卽鱣之省文又說文鮫鱣鮫鮫從魚友聲段氏注以篇韻無鮫字爲疑馬瑞辰曰友發古通用據集韻鮫或作鱣是鮫鮫卽韓詩鱣鱣之異文

庶姜鞞鞞

韓詩曰鞞鞞長貌

釋文

喬樅謹案鞞毛詩作擘呂氏春秋過理篇宋王築爲擘臺高誘注云擘當作鞞擘與鞞音同詩云庶姜鞞鞞高長貌也高用魯訓與韓義亦同是三家文皆作鞞矣

庶士有桀

韓詩曰桀健也

釋文

喬樅謹案桀毛詩作竭傳云竭武壯貌義與韓詩同伯兮詩

邦之桀兮毛傳云桀特立也特立即健之義健亦武壯之貌
揭說文云去也毛詩揭字蓋皆偈之段借偈桀音義相近廣
雅釋詁二偈健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字林偈健也毛詩伯兮
揭兮傳云揭武也玉篇人部偈武貌詩曰伯兮偈兮文選高
唐賦序注引韓詩云偈桀健也是揭偈桀三字義近通假之
證

氓之蚩蚩

韓詩曰氓美貌

釋文

爾雅文異文

喬樞謹案毛傳云氓民也韓以氓爲美貌者據詩言蚩蚩故
云然耳小爾雅廣言曰蚩戲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三引倉頡

云蚩笑也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又古詩十九首注兩引說文
蚩笑也李善云嗤與蚩同說文無嗤字欠部蚩下云蚩蚩戲
笑貌蚩當卽蚩之或體蚩蚩爲戲笑貌此婦人追本男子誘
己之時與己戲笑己悅之而以爲美也又毛傳云蚩蚩敦厚
之貌正義申毛謂顏色敦厚己所以悅之是亦以嗤之蚩蚩
爲美詞

將子無怒

辭君韓詩章句曰將辭也

文選廿
泉賦注

泣涕漣漣

玉篇水部詩曰泣涕漣漣淚下貌

補

喬樅謹案毛詩傳箋漣漣二字均無訓義玉篇所釋是用韓

詩之說

履無咎言

韓詩曰履幸也

釋文

喬樅謹案履毛詩作體謂卦兆之體也禮記引詩體亦作禮
鄭注訓履爲禮與毛詩義異禮注多用齊詩韓詩訓履爲幸
也者郝懿行曰爾雅履福也幸者趨吉而免凶亦福之意喬
樅謂漢書伍被傳注幸非望之福也履義訓福故引申旁通
之其義亦得訓幸耳

吁嗟女兮無與士耽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惡
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

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
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喬樅謹案心欲安句安字舊譌作兵語不可解當是安字之
誤今爲校正

靡室勞矣

韓詩曰靡其也

易中孚
釋文

喬樅謹案此詩靡字毛公無傳鄭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
言不以婦事見困苦然詳詩下文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早
夜操作已非一朝則上文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當言三歲之
中同居共苦方與下語氣一貫自宜以靡訓其其義始合又
列子說符篇強食靡角勝者爲制注引韓詩外傳曰靡其也

言相其角力以求勝也外傳疑內傳之譌

竹竿同風其苦衣與不焉於一貫自宜以誠賄其其善誠合又

檜楫松舟子非一贈限上文三處無誠聖樂矣當言三處之

環氏吳紀孫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張尙對曰

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三國志張紘傳裴松之注引留補

喬樅謹案張尙父紘從濮陽闈受韓詩見於吳書知尙於詩

當亦習韓家也

芡蘭一說五

垂帶萃兮

韓詩曰萃垂貌釋文

喬樅謹案萃毛詩作悻傳云垂其紳帶悻悻然有節度是亦

以悻爲垂貌悻字蓋萃之段借萃說文云草聚貌文選籍田賦注引蒼頡篇云蕊聚也是萃蕊義通說文又云縈垂也從蕊系聲廣雅釋詁二縈聚也集韻云縈或从木作縈左氏哀十三年傳佩玉縈兮縈謂佩玉垂貌也說文垂草木花葉垂象形草木花葉皆以聚故而下垂故萃縈又並爲垂貌

能不我狎

毛詩釋文甲韓詩作狎

喬樞謹案毛詩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甲狎古今文惠氏棟云釋文引徐邈音甲爲胡甲反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詁音義相兼尙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皆以甲爲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遂有狎

音非假借也經傳中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輒斥以爲非何也

伯兮

伯兮偁兮

韓詩曰偁桀挺也疾驅貌

文選十九宋玉高唐賦注

玉篇人部偁武貌詩曰伯兮偁兮

喬樞謹案偁毛詩作偁訓爲武貌偁字卽偁之通段玉篇所

引雖不言何詩然偁字與文選注引韓詩文同則其爲韓詩

無疑也段玉裁據說文仡勇壯也引周書仡仡勇夫謂偁爲

仡之段借然不如從韓詩偁字尤爲郵稿文又云

邦之傑兮

玉篇人部桀英傑詩曰邦之傑兮傑特立也

補

喬樅謹案傑字毛詩作桀古文之假借三家今文作傑字爲正眾經音義五引詩亦作邦之傑兮與玉篇同皆據韓詩之

文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李善文選注二韓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周禮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殳說文云殳以投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此詩言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胡氏紹曾謂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居旅賁之官是也

焉得諠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韓詩曰焉得諠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辭君曰諠

草忘憂也

文選二十五謝惠連西陸遇風獻康樂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注又引韓詩曰焉得諠草言樹之背與毛詩文同諠諠古相通謝惠連詩曰積憤成疾痲無萱將如何注引韓詩又作萱草此順謝詩所作字耳其引辭君章句字仍作諠云萱與諠通又說文云蕙令人忘憂之草也詩曰安得蕙草重文蓀云或從煖萱云或從宣諠諠皆以同聲通假

有狐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三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

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
己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
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
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
處飢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
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
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
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案此錯引鴝羽有狐二詩是韓氏以有狐爲貧困之作也

樂此權臣時時言職二精吳韓因以首飾為國之計也

同督小之憂矣之千無矣

王之越天千懸持言此賤於天子感之與會此高日父報

未回時時四野不耕則澆之人五穀空寒則難立士始來

繼贈器皆血塗因寒暑健州散出四昔月之太書掛書不制

聖王之德以不糾而道天下好昏千之能忠感而曰矣夫

之於安於世曰惡幾之真眼映天下之怒富以也映出三水

曰惡時之真眼映天下之怒去食世曰惡幾皆真眼映天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二終

千皇之

善化劉

鐸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三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四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韓詩國風四

王風

黍離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

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詩攷引

案陳思王用韓詩

後漢書鄧曄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織芥放

逐孝子

補

喬縱謹案後漢書本傳言惲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厯數
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后廢太子意不自
安故惲說太子宜引愆退身奉養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許聽
惲再遷長沙太守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韓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辟君注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
已兄不得憂憊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
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
九又八百四十二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
封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蒼唐諫曰父忘子子不可

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
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
求北犬晨鴈實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
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
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
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敝邑使得小國
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
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
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在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
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
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

日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
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歟彼晨風鬱彼北
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
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
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

喬樅謹案此自以忘我者也句舊脫今據文選四子講德論
註引外傳文補之蒼唐漢書古今人表上之下作倉堂倉蒼
古通堂與唐以同音假借左氏定五年傳堂谿氏後漢書延
篤傳作唐溪是其證也

玉篇心部搖憂也詩曰憂心搖搖

補

眾經音義二詩云憂心悒悒

補

喬樞謹案毛詩作中心搖搖玉篇及眾經音義所引與毛氏文異蓋皆據韓詩之文

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

後漢書劉寬對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補

喬樞謹案李賢注引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隅算麻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而范書劉寬傳皆略而不載疏矣

曹植釋愁文憂心如醉

補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

皇清經解續編
三
韓詩曰佻至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佻會也韓詩訓佻爲至蓋以爲括之通假毛傳於下文羊牛來括訓括爲至於小雅車舉德音來括訓括爲會釋文云括本亦作佻此括佻通用之驗又廣雅釋詁括會至也是會亦有至義王氏廣雅疏證曰詩曷其有佻韓云佻至也毛云佻會也會亦至也首章言曷至次章言曷其有佻其義一也佻括會古聲義並同

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

辭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

文選三十四枚乘七發注後漢書杜篤傳注

案此互見小雅鼓鐘篇

喬縱謹案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韓詩曰憂心且陶陶暢也暢
達也杜篤論都賦粳稻陶遂謂暢遂也枚乘七發陶陽氣謂
達陽氣也是陶陶爲暢達之意暢對鬱言之人意鬱則憂思
暢則喜樂故毛傳云陶陶和樂貌廣雅釋言亦云陶喜也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

韓詩曰戍舍也

釋文

喬縱謹案毛傳戍守也韓詩訓爲舍者舍有止居之義謂屯
兵於此止而守之也

中谷

中谷有藿

皇清經解續編
韓詩曰推茺蔚也

釋文

韓詩對曰推益母也

陸璣草木疏

案陸璣草木疏云韓詩及三蒼說俱云推益母也益母卽茺

蔚別名廣雅釋草云益母茺蔚也是己

玉篇艸部推茺蔚也詩曰中谷有推

補

喬樞謹案此亦釋推爲茺蔚與釋文引韓詩說合是玉篇所

引據韓詩之訓也

憒其泣矣何嗟及矣

云國國味樂也風樂言云國喜也

韓詩外傳二高墻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
必先矣草木根芟淺未必掘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掘必先矣
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

且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
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
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
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
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
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喬樞謹案啜毛詩作啜傳云啜泣貌釋名啜啜也心有念啜
然發此聲也是啜啜音義並同胡承珙曰何嗟及矣箋云及
與也泣者傷其君子存己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詳玩箋

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

何及二字文義相連
嗟字自當在句首

傳寫者誤倒之

韓詩外傳二說苑建本篇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孔子曰
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是正以何及二字相
連爲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之胡說是也

兔爰

有兔爰爰

韓詩傳曰爰爰發蹤之貌也

眾經音義二十三
又華嚴經音義

亦發平揚

喬樅謹案毛傳云爰爰緩意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
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操蹙也正義曰兔言

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急一緩之物

故知喻政有緩急王心之不均也胡承珙曰箋云聽縱與韓

詩義同韓詩曰爰爰發蹤之貌蹤當作縱顏師古注漢書蕭

何傳曰發縱謂解繼而放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太平御覽資產部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卷入百三十一補

喬樅謹案說文罟覆車也从网包聲詩曰雉離于罟重文學云罟或從孚則罟乃罟之或體耳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罟又薛君曰張羅車上曰罟也

御覽

八百三十二

喬樅謹案尔疋釋器云罟謂之罟罟罟也罟謂之罟罟覆車

也孫炎注覆車是兩轆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注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罟以掩鳥古者掩雉兔

之網可以同用覆車之爲製有兩轅中施罾以捕鳥卽薛君所謂張羅車上者是也

韓詩曰施羅於車上曰罾

釋文

大車

毳衣如麇

韓詩外傳曰麇異色之衣也

列子釋文
下補

喬樞謹案毛詩毳衣如璊釋文云說文作璊云以毳爲屬也

解此璊云玉頰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今攷說文

云璊以毳爲縹色如藪故謂之璊藪禾之赤苗也从毛璊聲

詩曰毳衣如璊許所引詩据三家今文藪卽藪字見集韻二

十三魂毛詩作璊說文引詩作璊皆璊之假借耳列子釋文

所引韓詩外傳疑是內傳之誤廢字蓋穠之異文首章毳衣如蔘蔘爲草色二章毳衣如廢廢爲麻色穠廢亦一聲之轉故韓詩釋廢爲異色之衣也禾之赤苗者爲穠麻之異色者爲廢廢字从賁賁色不純也見高誘呂覽壹行篇注

謂余不信有如皎日

李善文選注十三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

寡婦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皦日傳云皦白也釋文云皦本又作皎馬瑞辰曰皦皎皆當爲曉之假借說文曉日之白也又曰皦光景流貌从白放故日光之白亦得曰皦

邱中有麻

將其來施施

星清系角系系
喬樅謹案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惟韓詩
作將其來施施是知毛詩舊本作將其來施與二章將其來
食同一句法今本作施施者乃後人據韓詩改之

鄭風

緇衣

緇衣之蓆兮

韓詩曰蓆儲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及爾疋釋詁並訓蓆爲大惟說文云蓆廣多
也廣多之訓與儲義近

大叔于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韓詩外傳二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
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
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
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
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又曰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
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
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
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必曰
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

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
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
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周官保氏注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賈疏云御車在
交道車旋應於舞節然則詩言兩驂如舞者謂其駢驂之安
行皆如舞者之有行列從容中節也

又曰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
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
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
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

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而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厯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巳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喬樅謹案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並載此事揭席而起句荀子作越席新序作躡席疑外傳本作躡席躡乃躡之俗體因而譌爲揭字耳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句荀子書之下有馭

字衙體新序作御體

叔在藪

韓詩傳曰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

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二

案毛詩釋文亦引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蓋卽內傳之文

兩驂鴈行

韓詩曰兩驂鴈行群君曰兩驂左右駢驂

文選二十曹直應詔詩注

清人

二矛重鵠

毛詩釋文喬韓詩作鵠

喬樅謹案毛詩重喬傳云累荷也箋云雉名所以縣毛羽也

鄭氏用韓義詳見魯詩遺說攷

河上乎消搖

韓詩內傳曰逍遙也

文選南都賦注

案文選注本作外傳外乃內字之譌此逍遙也乃河上乎消

搖之訓說文無逍遙字字林有之見張參五經文字序又文

選上林賦注引司馬彪云消搖逍遙也卽本韓詩訓義

羔裘

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偷

韓詩曰侯美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侯君也尔疋釋詁同馬瑞辰曰左氏傳曰

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

皇與烝爲君又爲美也

尔疋釋詁烝皇君也廣雅釋詁皇烝美也

胡承珙曰洵直

且侯總括下二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直卽司直之直侯卽美士爲彥之美當從韓義爲允
韓詩外傳二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歎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

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喬樞謹案恂毛詩作洵傳云洵均也訓與韓異叔于田詩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是讀洵爲恂以洵爲恂之假借說文恂信心也尔疋釋詁詢信也亦假洵爲恂字溱與洵訏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偷毛詩作渝渝變也渝偷古相通用韓詩偷字義當亦從毛訓變謂見危授命至死不變也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韓詩外傳二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

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喬縱謹案公正而好直句舊脫正字則父也句舊脫其字今並据御覽四百三十八所引補之

又外傳九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涿聚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

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下聞之必將敗紕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喬樅謹案涿聚本皆作鄧聚今据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

校正夜替二不實而內直自宜效劉說之中直与不直入替

又曰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於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之者公也怨

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曰補遺補中補益其補遺而補之曰喬樅謹案舊本脫去曰是非子之讎也以下十八字今据御覽四百八十二引補之無此文詩曰是非子之讎也據御覽彼己之子邦之彥兮補無曰其人獨立西國之守端曰御覽韓詩外傳二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遺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又外傳九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

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聲名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喬樅謹案彼己之子毛詩皆作彼其新序節士義勇兩篇引詩皆作彼己與韓文同毛詩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胡承琪曰古人於此等以聲爲主聲同則字

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忌

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

崧高之迺箋云聲如

彼己之皆然然其字亦必有師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揚
之子之己水汾沮洳椒聊侯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己汾沮洳彼其
之子美如英及此詩三章韓外傳引皆同是也若文選陸士
衡吳趨行及漢高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
彥兮又謝元暉答呂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
此毛詩皆韓詩之誤

東門之墀

韓詩傳曰墀猶坦也

華嚴經音義上

案毛詩釋文東門之墀音善依字當作墀是毛詩作墀也正

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墀今定本作墀

喬樅謹案毛傳云墀除地町町者町町言除地使之平坦論

衡語增篇町町若荆軻之閭謂夷軻之里令平其地也是毛
詩本假壇爲墀字故義與韓同周禮大司馬職暴內陵外則
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墀之墀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空墀
猶言空坦也皆壇墀通假之證然則定本作墀蓋據韓詩改
之

東門之栗有靖家室

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

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藝文類聚八十七白帖九十

九事類賦注二十七

喬樞謹案藝文類聚引靖字亦或作靜太平御覽引靖善也
善亦或作樂樂蓋字之誤也毛詩有踐家室傳云踐淺也訓

與韓異攷禮記曲禮曰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云踐讀曰善正義曰踐善也言卜得而行事必善也然則踐義亦可訓爲善矣

風雨

之平音善人河與水

文獻通考入十子自韻文太平輪覽共百人十四

風雨淅淅東門之栗齊風寒泉栗木各韻善也言東門之代栗

東說文水部淅淅寒也詩曰風雨淅淅

補

喬樞謹案毛詩作風雨淒淒許所據詩與毛文異依三家之文也攷玉篇淅下亦引詩風雨淅淅又廣韻十四皆淅戶皆切風雨不止卽釋此詩風雨淅淅之文疑出於韓詩說

雞鳴嘒嘒

嘒嘒此字效韓與韓同風賦大后黑鄰暴內製收如

廣韻五肴詩云雞鳴嘒嘒

補

補廣韻五里合平其出出景

喬樅謹案毛詩作鷄鳴膠膠傳云膠膠猶喈喈也是毛氏古
文以膠爲嘒字之假借廣韻引詩蓋据韓家之文

子衿

子衿不詒音

韓詩曰詒寄也會不寄問也

釋文

喬樅謹案詒毛詩作嗣傳云嗣習也箋云嗣續也訓義與韓

不同胡承琪曰詒嗣音本相近尙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

今文作不怡

見史記集解

是毛韓字通而訓各異鄭箋嗣續之訓

亦與毛略同其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從韓說耳

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悲城闕之詩以日踰歲

補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聊樂我魂

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辭君曰魂神也

文選二十八鮑昭東武吟注又

卷九曹大家東征賦注又十四鮑昭舞鶴賦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文同魂字毛詩作員釋文曰員本亦

作云鄭義曰員云古今字助句詞也臧鏞堂曰此魂字乃云

之變體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魂云也韓但讀作神魂之魂非

喬樅謂毛韓師傳各異訓義不必強同孝經援神契曰情者

魂之使此詩言有女如雲匪我思存而獨以縞衣綦巾者爲

聊樂我魂其情深如此下章言聊可與娛娛亦樂也人悲則

神傷而樂則神怡故韓詩以魂爲神其說殆未可厚非也

出其闔閭

玉篇門部闔城內重門也詩曰出其闔閭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闔曲城也鄭箋云闔謂國外曲城之中市

里也皆與此訓異知玉篇所引爲韓詩之說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青陽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辭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

文選射雉賦注

喬樅謹案辭君訓青爲靜蓋以青爲清字之假借

玉篇面部眇眉目之閒美貌韓詩云清揚眇兮今作婉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二作青陽宛兮攷初學記七引外傳

清揚婉兮今本外傳二同並與詩攷不合玉篇引作清揚眇

兮集韵二十阮引詩同又魏文帝善哉行云有美一人婉如
青陽見藝文類聚四十一馬瑞辰以韓詩外傳青陽宛兮爲
皆假借字玉篇集韵作畹爲後人增益之字說文云婉順也
方言曰美曰謂之順順與美同義

韓詩外傳二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
日有間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
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
於夫子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
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陽婉兮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
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喬樞謹案初學記十七引外傳文有閒作甚說又由來取東
帛以贈先生外傳本脫來取二字東帛下衍十四二字攷說
苑尊賢篇作取東帛一以贈先生家語致思篇亦與初學記
同今據初學記引訂定又士不中間而見外傳本及初學記
並作士不中道相見字有譌誤攷御覽四百二引說苑作士
不中間而見注云中中間謂介紹也今說苑本作士不中而見
無閒字家語作士不中間見無而字今據御覽所引說苑文
校正

溱洧

韓詩內傳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兩
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

太平

皇清經解
御覽八百八十六後漢書袁紹傳注引鄭國之俗至俱往也又見續漢志注及赫文類聚四

溱與洧方洹洹兮

釋文後漢書袁紹傳注同

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

曰旣且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

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蘭蘭也當此

盛流之時眾士與眾女方執蘭而被除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三又史記鄭世家正

義又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注又御覽五十九又一百五十九

喬樅謹案初學記三太平御覽十八引韓詩章句及一百五

十九引韓詩並作渙渙此後人順毛改字也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洹洹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

時至盛也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眾士與

眾女方執蘭被除邪惡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被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

太平

御覽卷三十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

魄秉執蘭草被除不祥

宋書十五又初學記三十六

喬樞謹案釋文蘭韓詩云蓮也攷諸書所引韓詩皆作蘭蘭

也三月桃花水時蓮尚未華蘭蓮之訓當是釋陳風澤陂詩

有浦與蘭而陸氏誤入在此耳澤陂篇首章有蒲與荷三章

云有蒲菡萏皆指蓮言故二章蘭字韓詩亦訓爲蓮也

韓詩傳曰三月桃花水

漢書溝洫志注韓四鄂歲華紀麗一

韓詩云溱洧有二水三月上巳鄭國常於水上招魂續魄

五行

大義
卷三

韓詩曰秉蘭水上

輔廣叶韻攷異

祓除氛穢

羅願介疋翼四

喬樅謹案宗懔荆楚歲時記引作祓除歲穢黃朝英緇素雜

記四引作祓除氣穢

恂盱且樂

韓詩曰恂盱樂貌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洵訐傳云訐大也與韓義異據漢地理志

引詩亦作恂盱且樂是齊韓文同馬瑞辰曰說文恂信心也

恂為本字洵為假借字訐者盱之通假易豫六三盱豫釋文

引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是盱有樂義從韓詩訓樂為是

古人用字不嫌詞複恂盱且樂與詩恂美且都句正相似盱

又通作吁大戴禮四代篇子吁然其色少閒篇公吁然其色
王尚書曰吁皆喜貌是也

贈之以勺藥

韓詩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

釋文

喬樞謹案范氏補傳七及史能之咸淳毘陵志引僻君注云
勺藥離草也陳啟源曰宋董氏因韓詩離草語遂疑勺藥是
江離江離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薜蘿一名江離
芎藭苗也陶隱居云葉似蛇床而香騷人取以爲譬則士女
相贈容或有之本草注言未結根者爲芎藭大葉似芹者爲
江離細葉似蛇床者爲薜蘿是三艸同類而稍別也勺藥之
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艸多勺藥芎藭中山經云洞

庭之山艸多薺薺蕪勺藥芎藭夫薺蕪芎藭本與江離同類而山海經與勺藥並併董以勺藥爲江離或非誤馬瑞辰曰案崔豹古今注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贈以芍藥猶相招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正與韓詩以勺藥爲離草合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義卽本於韓詩以勺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耳

溲其清矣

韓詩內傳曰溲清貌也

文選南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瀏其清矣梁處素云按瀏溲通疑是此章今案莊子天地篇溲乎其清也釋文云李良由反清貌是讀

溲音爲瀏文選甘泉賦注引孟康曰瀏清也文賦注引字林

曰溲清流也廣雅釋詁云溲清也又此詩毛傳瀏深貌說文
水部瀏流清貌詩曰瀏其清矣又云溲清深也則溲瀏音義
並同內傳或譌作外傳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三終

長沙王
善化劉
鐸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四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五

侯官陳喬樞撰

韓詩國風五

齊風

鷄鳴

韓詩曰鷄鳴讒人也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

喬樞謹案御覽一本作纔人也纔者讒之譌字玉海三十八引作說人也誤

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韓詩曰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薛君曰鷄遠鳴蠅聲相似也

同上

喬樞謹案韓詩以鷄鳴爲讒人則所謂鷄遠鳴與蠅聲相似

者謂讒人之言以似亂真也劉向列女傳載緹縈歌鷄鳴之
詩又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
風激揚聲皆以此詩爲無罪被讒之作與韓同義

媵

子之媵兮

案賈一木并歸人也歸音歸之歸字玉篇三十八

韓詩曰媵好貌

釋文

四百四十四

大下

大下

喬樞謹案媵毛詩作還齊詩作營見漢書地理志注毛詩訓
還爲便捷之貌釋文云便捷本亦作便旋是毛義與韓詩相
近馬瑞辰以毛傳假還爲趨字說文趨疾也懷急也懷義亦
與趨近又曰按還旋古通傳便捷當用釋文作便旋據下章
子之茂兮子之昌兮茂昌皆爲好則還者媵之假借從韓詩

訓好爲是

並驅從兩肩兮

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辭君傳曰獸三歲曰肩

後漢書
馬融傳

注

喬樅謹案毛詩兩肩釋文肩本亦作豮攷說文豮三歲豕肩相及者詩曰並驅從兩豮兮作豮者亦三家詩今文豮字從豕本爲大豕之名小尒疋曰豕之大者謂之豮是也尒疋釋獸曰麇絕有力豮韓詩毛傳並云獸三歲曰肩肩卽豮之消文高誘呂覽注亦曰獸三歲曰豮豮字同是凡獸之大者豮亦通稱曰豮也

遭我乎狺之間兮

皇清經解續編

韓詩遺說攷五

二

韓詩傳曰遭遇也

華嚴經音義二

揖我謂我媿兮

韓詩曰媿好貌

釋文

曰媿三歟曰媿媿字同媿入媿之大音

喬樞謹案媿毛詩作僂傳云利也與韓異義王氏念孫曰詩二章言好三章言臧則首章从韓詩作媿訓好義亦同馬瑞辰曰王說是也媿通作媿玉篇媿好貌或作媿又通作卷澤陂詩碩大且卷毛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媿廣雅媿好也毛詩作僂者音近假借傳以利釋之方言說文並曰僂慧也慧者多便利與還爲便捷義相近故箋以爲報前言還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辭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

文選秋胡詩注又十九神女賦注又二十七曹植美女篇注又

二十八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

詩書音義卷之四曰小國贈之蘭沔

喬樞謹案文選神女賦注韓詩曰東方之日無兮字引盛美作美盛如作若又神女賦注引詩東方之日兮有兮字美女篇注同引辭君章句作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毛傳釋此詩云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二章傳日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箋云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二章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箋說與傳異毛鄭義又均與韓詩不同馬瑞辰曰古者喻人顏色之美多取譬於日月詩月出皎兮毛傳云喻

婦人有美白皙也宋玉神女賦其始出也耀乎若白月初出
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語本此詩韓說於義為
協其詞未斷與香齋詩不問二章變云只以興引且重兩式

在我闔兮

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闔

釋文

闔字漢人多作闔前漢書高后紀贊樊噲傳霍光傳注皆云

喬樅謹案毛傳云闔門內也與韓詩義同胡承瑛曰西京賦
重闔幽闔僻注宮中之門小者曰闔東京賦八達九房達卽

闔宮中小門後漢書宦者傳注引余正曰小闔謂之闔所據

當是古本毛訓門內以與上室字同義蓋切言之則闔為小

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為闔韓詩云門屏之間亦是謂門以

內皆為闔韓詩云門屏之間亦是謂門以

橫由其畝

橫由一作從橫

韓詩曰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釋文

詩云從橫其畝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

眾經音義三又見六卷

韓詩說曰南北曰從東西曰廣

眾經音義二十四

喬縱謹案毛詩作衡從其畝與韓文異臧鏞堂曰東西曰廣

廣卽橫之譌此不然也眾經音義二釋從廣引小尔疋曰從

長廣橫也凡南北曰從東西曰橫此事之恆也又卷三引周

禮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君曰輪從也廣橫也則縱廣卽

從橫廣輪猶橫從也東西曰廣非橫之譌字明矣馬瑞辰曰

衡卽橫也古由從二字同義說文繇隨從也由或繇字故通

用韓詩又作從橫其畝蓋傳韓詩者不一家故本亦各異

娶妻如之何

詩云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

照經音義
二十四

喬樞謹案此句毛詩無傳釋文云取七喻反眾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引詩及傳云云段氏玉裁曰元應所據詩與陸異疑是韓詩胡承珙曰白虎通義引詩亦作娶妻如之何是用三家詩坊記引下章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與今毛詩不同皆三家字異耳

敝笱

其魚遺遺

韓詩曰遺遺言不能制也

釋文

喬樞謹案遺遺毛詩作唯唯傳云出入不制也義與韓同攷

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韻五旨遺魚盛貌皆本此詩韓詩遺
遺卽遺遺之消毛詩唯唯又遺遺之假借鄭箋云唯唯行相
隨順之貌玉篇之訓卽用鄭義

載驅

齊子發夕

韓詩曰發旦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正義以爲夕時發行惠氏
棟曰小宛詩明發不寐辟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焦氏易
林云齊子旦夕畱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義皆與韓詩合胡
承琪曰毛傳亦是以發爲旦與韓同義自夕發至旦當本作
自夕至旦傳寫衍發字小宛傳云明發發夕至明當本作明

四發夕至明亦傳寫衍發字祭義注以明發爲自夜達旦卽所謂夕至明也此發夕猶言旦夕彼明發猶言明且耳正義皆未悟傳意

猗嗟顛兮

玉篇頁部詩云猗嗟顛兮顛眉目閒也

補

立曰與顛又大顛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顛本亦作名攷毛詩猗嗟名兮傳云目上爲名玉篇所引是據韓詩故文與毛氏異鄭風野有蔓草詩清揚婉兮玉篇面部引韓詩云清揚婉兮皆毛用古文假借字韓詩用今文正字與此可互相證明也

舞則纂兮

韓詩曰舞則纂兮辭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

文選日出東南隅行注

喬樞謹案文選十七傳毅舞賦注引韓詩文同惟應上無則字纂毛詩作選選纂以聲近通假柏舟詩不可選也後漢朱穆傳注引絕交論作算字亦以聲近通假選之或爲纂猶饌之或爲纂誤之或爲纂也馬瑞辰曰按詩三章俱言射事則舞亦射時之舞周官鄉大夫鄉射教五物五曰興舞又大射儀王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射時有舞之證皇侃論語疏釋興舞云射容與舞趣興相會進退同也則此詩舞則選兮卽興舞耳辭君言其舞應雅樂卽記所云其節比於樂也

四矢變兮

韓詩曰變易也

釋文

古通與夫王榮臨谷地地卦辭未

喬樞謹案毛詩作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如箋所云是周官保氏五射所謂參連者也賈疏釋參連云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攷列子仲尼篇云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謂四矢皆能復其故處也韓詩訓變爲易言每射四矢皆易其處此保氏五射所謂井儀者賈疏釋井儀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是也淮南子云越人學遠射參矢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然則井儀之法每射四矢各易其儀不守其故處與參連之四矢皆復其故處者正相反而要皆五射之事馬瑞辰以韓詩變

易之訓爲失殆未攷耳而要皆五倫之事無難疑也韓詩

魏風

葛屨

織織女手可以縫裳

韓詩曰織織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織織女手之貌

文選古詩注

喬縱謹案毛詩作摻摻女手傳曰摻摻猶織織也此毛公以

今語喻古語古詩云織織擢素手本韓詩語也摻者織之假

借織者織之詰訓說文云織好手貌从手戠聲詩曰織織女

手文雖不同而義與韓詩適合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作織則

說文所引據魯詩之文也易林曰摻摻女手紡績善織是齊

詩文同毛作摻摻織古通段氏玉裁謂俗改織作摻殆未必

然纖義訓細碩人詩手如柔荑卽纖纖之貌也

汾沮洳

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又曰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

不可失也嗛乎其廉不可劇也温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
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初學記十五

喬樅謹案毛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正義謂樂卽琴瑟
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是也合於琴瑟則有章曲矣韓義
亦與毛同謠古文作𠄎說文云𠄎徒歌从言肉聲徒歌則不
必有章曲孫炎釋尔疋徒歌謂之謠云聲消搖也是已謠字
又通作繇廣韻繇下引詩曰我歌且繇亦三家之異文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九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杆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岵

子子行役

韓詩曰年二十行役

毛詩北風正義

伐檀

坎坎伐檀兮

玉篇土部詩云坎坎伐檀斫木聲也

補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坎或作鞞重文埴云埴亦與坎同攷魯

皇清經角糾紛
詩石經正作埴埴又伐木篇坎坎鼓我說文引詩作鞞鞞鼓
我則作鞞者疑齊詩之異文毛傳云坎坎伐檀聲此云斫木
聲也是玉篇所引爲韓詩之訓義

漢書王吉疏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鶩不通古今至
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
子之令補

喬樞謹案毛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
子不得進仕爾今據王吉疏亦以伐檀爲刺不用賢王吉治
韓詩者是韓毛義同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辭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

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馬

文選二十潘岳關中詩注又廿五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三十四曹植七

啟注三十七曹植求自試表注

喬樅謹案詩攷引作素飡

韓詩外傳二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又曰晉文侯使李離爲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

日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者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
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
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子自以爲罪
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君以臣爲
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臣之罪當死君曰棄
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
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
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
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
也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語云李離爲理本作爲大理據御覽二

百三十一引無大字祿本作爵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俱是祿字今從之又臣之罪當死舊脫臣字誤重一罪字今刪補亡國疑是忘國之譌

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補

魚豢曰爲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三國魏志注引補

喬樅謹案三國志華歆傳裴松之注引世語曰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魚豢嘗從問詩禧說齊魯韓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今觀魚豢說伐檀詩云云與曹子建語合是豢亦

習韓詩也

河水清且淪漪

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

釋文

喬樅謹案文選十三謝惠連雪賦李善注引僻君韓詩章句作從流而風曰淪從流卽順流也馬瑞辰曰廣雅釋詁倫順也韓詩訓淪爲順流而風正與倫義近順流則波恆小亦與尔雅小波爲淪義合釋名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理亦順也義正與韓詩同較毛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爲善

碩鼠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

者齋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
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
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
王使使者齋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
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
釜甌妻戴紕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
爰得我所

又曰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
人羣臣皆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
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

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噓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喬縱謹案外傳一本仍作樂土樂土與今詩同盧氏文弼云按後適彼樂國亦重上句疑重上句者是古本後人皆以今詩改之耳又新序節士篇亦重適彼樂郊句更可證矣又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外傳本脫去一鼓字人字今據新序補之去不善而從善舊脫去而從二字衍一兮字今亦據新序

改正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韓詩外傳二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賊盜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

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
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唐風

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辭君章句曰聿辭也三字見文選江賦注

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文選廿一張景陽咏史詩注又見廿二沈休文鍾山詩注廿八

陸士衡長歌行注三十沈休文學省愁卧詩注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注四十六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四十七袁宏三國

名臣序

贊注

喬樞謹案詩箋云是時農功畢是歲莫爲歲晚之候今據辭
君章句以歲莫言君之年歲已晚其義與毛詩異

職思其憂

三國志曹植疏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山有樞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二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弊性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三才圖會卷之九
喬樅謹案弊性事情本皆作然事情趙懷玉校本從說苑政
理篇改之勞力教詔說苑力作煩呂氏春秋察賢篇作勞手
足煩教詔與外傳文微異

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撻撻亦曳也

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毛詩作婁乃撻之古文
假借字玉篇又云本亦作婁今韓詩外傳引詩皆作婁卽顧
氏所云或本蓋後人依毛詩改之耳

椒聊

彼已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二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賤
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

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
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
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
欲行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
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綱繆

見此避覲

韓詩曰避覲不固之貌

釋文

喬樅謹案鄭風避遘相遇毛傳云不期而會曰避遘此詩見
此避迺毛傳云避迺解說之貌韓詩釋避覲又云不固之貌

陳啟源疑此邂逅與鄭詩有別胡承珙曰邂逅但爲會合之意淮南假真訓孰肯解構人閒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毛傳云解說之貌卽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韓詩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云不固後漢書周后紀曰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遣會與韓詩不固義近

鴉羽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處帥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

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
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
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歟
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
偕出而先反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
之富人_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由謂巫馬期
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
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翕然投鎌於地曰
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
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
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喬樞謹案王氏詩攷引外傳悠悠倉天今外傳本誤蒼非禮

記月令駕倉龍服倉玉衣倉衣皆以倉為蒼字

父母何嘗

韓詩外傳三詩曰父母何嘗

有秋之杜

逝肯適我

韓詩曰逝及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詩逝作噬傳云噬逮也與韓文異而義同毛傳

於邶詩逝不古處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

是訓逝為逮訓逮為及義皆展轉相通此詩噬字即逝之假

借

生於道周

韓詩曰周右也

釋文

喬樞謹案王氏詩攷引釋文載韓詩云周右也呂記引釋文曰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此誤也道周與上章道左對文故韓詩訓周爲右非道周直作右字馬瑞辰曰右周古音同部周卽右之假借右通作周猶詩旣伯旣禱禱通作禡也

壽从馬聲馬从又聲右从又又亦聲皆與周通用

毛傳訓周爲曲據蒹葭詩道阻且

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卽屈曲也則傳訓曲亦與右義相近

矣

采苓

苟亦無信

韓詩曰苟且也

眾經音義二

喬樅謹案毛傳苟誠也箋云苟且也此鄭用韓義改毛也段玉裁謂毛傳以苟卽果之雙聲假借馬瑞辰曰說文苟艸也訓誠又訓且訓假皆雙聲假借也苟假雙聲苟與姑亦雙聲訓且者以苟爲姑之假借此詩苟字當从箋訓且謂姑置之勿信勿與勿從也一本辭文同並姑也前與土章說文

秦風

車麟

寺人之伶

韓詩曰伶使伶也

釋文

喬縱謹案毛詩作令令伶蓋古今字說文伶弄也使伶也與韓詩義同廣雅令伶也玉篇伶使也亦本韓詩又毛傳訓寺人爲內小臣攷周禮天宮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內監掌內外之通令諸侯之官寺人兼掌內外使令不必天子之備官故傳以內小臣言之猶文王世子之內監是也毛詩釋文寺又音侍本或作侍顏師古匡謬正俗謂侍人與寺人有別馬瑞辰據燕禮小臣戒與者疏言周禮大僕職王燕飲則相其法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又小臣師一人疏言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諸侯兼官無有大僕惟有小臣出入君之教令是諸侯小臣兼大僕實掌君出入之

教令經作寺人者卽侍人之消非謂周官寺人之官也喬樞謂馬說非是案燕禮云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注云內小臣奄人皆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是諸侯本有內小臣之官小臣師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又大射儀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南面北上注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又云小臣正贊袒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公是諸侯小臣之官有小臣正又有小臣師大射禮以小臣正當大僕之事小臣師佐之燕則禮輕以小臣師一人相君燕飲而已小臣之與內小臣判然各別如是馬乃以傳之內小臣爲卽小臣之官誤矣至寺侍音近義本相通鄭君周官

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是已侍者取其親近侍御之義故大僕小臣皆得稱侍從而侍人則奄官名也豈可爲僕御侍從之臣通稱乎詩寺人作侍自是寺之古文寺乃其假借字耳

小戎餘韻案手耕對臘四合俱出變云外對亦請以舊金德食
文茵暢轂臘臘不替甲曰對臘教每侵臘不介馬也後人

玉篇艸部茵蓐詩曰文茵暢轂文茵虎蓐

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文茵虎皮也此引詩以文茵爲虎蓐是據

韓家訓義海山正杏祖詩士犬其美覺春此情曰盈其賦五

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無美我實不以論博學以而只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
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

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
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鬥心智惠者不
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
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爾雅文曲曲也此詩亂及文曲欲亂其曲
伐駟孔羣爾雅駟馬也此詩駟馬也此詩駟馬也

韓詩曰駟馬不著甲曰伐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伐駟四介馬也箋云伐淺也謂以薄金爲介
之札介甲也義與韓異胡承珙曰韓說與管子參患篇甲不
堅密與伐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二伐字相近然清人
明言駟介成二年左傳鞍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兵家

之常此詩方言兵車之備豈反以不介爲詞韓義似不如毛
馬瑞辰曰按韓說是也管子參患篇注云倭謂無甲單衣者
又云倭單也人雖眾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今按人無甲謂
之倭馬無甲亦謂之倭其義正同成二年左傳不介馬而馳
之正詩倭駟之謂竊疑毛傳本作倭駟不介馬也後人譌爲
四介馬也箋遂以倭淺釋之耳近人騎無鞍馬曰蹠馬義與
無甲曰倭正同蹠卽倭音之轉倭又通棧考工記鮑人則是
以博爲棧也注引鄭司農云棧讀爲翦元謂翦者如倭淺之
倭馬融尚書夤淺納曰注淺滅也倭義同翦訓滅故得爲駟
馬不披甲之稱喬樞謂馬之申明韓說其義是已然以毛傳
倭駟四介馬也爲不介馬之譌則說近牽強毛傳師承既異

訓義不能無殊必欲強比之使同則失漢人治經之師法矣
此詩小戎伐收傳訓伐爲淺故箋於伐駟卽用伐淺爲義謂
以薄金爲甲之札古之戰馬皆著甲以金爲札金厚則重故
云伐謂以薄爲善也韓則訓伐爲單謂馬不著甲以示其驍
勇猶鄭詩之美大叔于田言其袒裼暴虎也

蒙厥有苑

玉篇盾部厥盾也詩曰蒙厥有苑

補

喬樞謹案毛詩作蒙伐有苑傳云伐中干也苑文貌釋文伐
如字本或作厥音同玉篇引詩厥作厥苑作苑與毛氏字異
是据韓詩之文商頌長發武王載旆說文引詩作載坡小雅
六月白旆央央釋文本作白旆繼旐曰旆左傳云蒨旆是也

施與棧古今字殊是古文棧坡通用可證小戎詩蒙伐韓詩作馱皆古今字之異也又玉篇重文馱下云同馱此爲唐上元末孫強增加之字非顧氏舊本玉篇凡五百四十二部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孫氏上元本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宋陳彭年輩之所廣益也

再寢再興

曹植應詔詩駢驂倦路再寢再興

補

喬縱謹案文選李善注於駢驂句引韓詩曰兩驂雁行於再寢句引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攷毛詩載寢載興不作再字子建用韓詩故文與毛異李善引毛詩亦作再乃順子

建本詩之文耳

蒹葭

宛在水中詩

韓詩曰宛在水中詩辭君曰大渚曰詩

文選廿六潘安仁河陽縣詩注

喬樞謹案詩毛詩作汜傳云小渚曰汜與韓義異沈清瑞韓

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歸雁映蘭詩李善注引韓

詩章句大渚曰詩以證之俗本改詩中詩字作時改注中所

引作汜考第二十二卷謝叔源游西池詩褰裳順蘭汜注引

潘安仁詩歸雁映蘭詩汜與詩同據此知潘詩實作詩也詩

既作詩則注亦作詩矣若仍作汜字是與毛詩同李善何不

徑引毛詩證乎穆天子傳曰飲於板詩之中郭璞注水岐成

詩詩小渚也音沚卽此學者罕見詩字但知據今改古竝及
潘詩王氏詩攷亦未及校正其誤世不復知韓詩有詩字矣
胡承琪曰沈校是也郭注穆天子傳云詩卽沚尔疋釋文亦
云沚本作詩然果詩沚同字則辭君所引亦尔疋文不應大
渚小渚與毛相反若是攷說文詩水暫溢且止未減也此義
雖不見他書要可識詩非是沚字辭君或別有所據故與毛
迥異歟

終南

顏如渥泐其君也哉

韓詩曰泐赭也

釋文

案外傳作渥赭與毛詩釋文所引異

韓詩外傳二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喬樞謹案毛詩顏如渥丹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與韓詩文異馬瑞辰曰按邶風赫如渥赭箋云赭丹也此詩釋文引韓作泂云泂赭也泂與赭音義同是知此詩毛本作渥赭故韓詩得通作泂箋云顏色如厚漬之丹亦以丹釋經赭字非必經原作丹也後人據箋以改經遂誤作渥丹耳釋文云丹如字則陸所見經本已誤

有杞有棠

白帖五

案王伯申云白帖所引殆韓詩也伯申經義述聞辨毛詩有紀有堂紀與杞通堂與棠通與上文條梅爲一例其說至確今以白帖證之乃知三家詩今文固作有杞有棠也

黃鳥

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肝腸

補

喬樅謹案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與子建詩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語合仲遠用魯詩子建用韓詩是此篇詩

魯韓說同

曹植魏文帝誄追慕三良甘心同穴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補

彼蒼者天

曹植卞太后誅痛莫酷斯彼蒼者天

補

晨風

鷓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封子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蒼

唐請使於文侯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

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鷓彼晨風鬱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

我者也

喬樅謹案鷓毛詩作歛宋綿初云廣韻歛鳥飛快也鷓字書

音聿疾飛貌木華海賦鷓如驚鳧之失侶字異而音義並同

鬱或亦作宛周禮鄭氏注引詩曰宛彼北林宛音鬱與鬱字
通史記倉公傳寒濕氣宛卽氣鬱也

喬樅又案此自以忘我者也句今本外傳脫去据文選五十
一王褒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外傳有此語太平御覽七百
七十九引同今爲補之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讎

吳越春秋二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

子同讎

補

喬樅謹案讎毛詩作仇長君用韓詩故文與毛氏異

渭陽

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

見舅氏如母存焉

後漢書馬援傳注

喬樞謹案此與毛氏詩敘同云念母之不見者時穆姬已卒

不可復見故繼之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詩二章曰悠悠我

思卽所謂念母之不見也毛詩序曰渭陽念母也詩皆言送

舅之事因見舅而念母思慕深極言不盡意故序主念母言

之正義以爲思念母之不見舅歸則詞義淺近且與下文語

意不貫矣其說非是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

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

通典五十五

傳曰周夏屋而商門

喬樞謹案盧氏文弼云通典於殷商屋句引韓詩則所引傳曰周夏屋而商門亦當是韓詩傳也今攷此詩夏屋毛傳云夏大也屋字無訓箋云屋具也正義據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引王肅述毛以夏屋爲大屋鄭意以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則無餘皆說飲食之事義與毛異楊升庵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俎魯頌邊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頌之大房何氏古義則歷引檀弓見若覆夏屋者楚詞大招夏屋廣大楊子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以證古人言夏屋卽爲大屋楊說雖辯然不敢信胡承珙曰毛於屋字無傳自以屋室常語不煩詰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然鄭箋大具之訓似與經文更合喬樞攷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一居

處部引崔凱曰禮人君宮室之制爲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爲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殷商古並通用殷屋卽商屋也是商屋夏屋爲殷周宮室之異制後人因以爲人君及卿大夫尊卑之等差竊意殷屋之名取義於中中正也商從冏章省聲章亦正也尔疋釋山曰上正章是其義已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重屋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竿也然則殷屋卽重屋四夏卽四阿夏者厦字之假借以其正中爲室四面有雷重承壁材也惟夏屋以近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其制與商屋殊商門之制亦爲重屋古

人宮室中爲大門左右爲塾塾皆有堂室攷工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是也門堂當南北之正中其室亦當左右塾

前後正中之處

說詳余夾室攷

故曰商門周人夏屋皆爲重簷亦四

面有雷損益殷制而廣大之規模益備故曰夏屋夏之爲言大也後人定宮室之制人君宮殿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爲南北簷皆以近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如周人夏屋之制故亦稱夏屋耳夏門者大門也大門之爲夏門猶高門之爲皋門正門之爲應門也漢有夏門蓋沿古人之稱李尤夏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其稱名之意亦取義於大也

此處經文以九宮正氣中平以兩端之氣而論之其意亦與美氣大
飲夏門論曰夏門論孟於民身之其雜合之意亦與美氣大
門之為泉門五門之為氣門此類齊夏門蓋皆古人之所
論之補姑在蘇夏氣耳夏門齊大門此大門之為夏門也高
平則氣南此類皆以氣非氣五室中平以兩端室取風人夏
大此對人室宮室之歸入皆宮氣故齊夏氣四門之大夫以
而齊齊所益氣補而氣大之賦得益補姑曰夏氣也之為言
而對正中之氣也姑曰齊門風人夏氣也齊夏氣也而四
之門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四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五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六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韓詩國風六

陳風

東門之粉

穀旦于嗟

毛詩釋文差韓詩作嗟

喬樞謹案毛詩穀旦于嗟釋文且鄭音且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據此是毛義與韓詩異王肅本差作嗟從韓詩則且作且當亦從韓詩

也馬瑞辰曰嗟說文作𦉑云𦉑𦉑也又云于於也象氣之舒
于又𦉑字註一曰𦉑𦉑𦉑又通作𦉑余正嗟咨𦉑也玉篇𦉑
憂歎也古吁與𦉑多消作于嗟與𦉑多消作差易大畜之嗟
荀本作差是也此詩于差卽吁嗟與雲漢詩先祖于摧箋讀
爲吁嗟正同周官女巫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鄭注雩吁
嗟求雨之祭也又鄭志答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
呼嗟之歌呼嗟猶吁嗟也古者巫之事神必吁嗟以請詩刺
陳風好巫故曰穀且于嗟且爲句中助詞穀且吁嗟猶言善
吁嗟也下章穀且于逝亦當訓爲吁嗟逝嗟古通用啞音近
舒史記陳筮卽戰國之田茶釋名鳴舒也說文鳴字注引孔子曰鳴盱呼
也于逝猶盱呼亦巫歌呼以事神耳

越以復邁

玉篇彳部復數也詩曰越以復邁

補

喬樞謹案復毛詩作馮玉篇引詩與毛氏字異是據韓詩之異文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韓詩外傳二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書矣子夏對曰書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

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邱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案毛詩釋文樂飢本又作瘵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詩本又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瘵字當從疒下瘵案說文云瘵治也瘵或瘵字也壽祺謂鄭箋作瘵飢瘵卽瘵或字是鄭從韓詩沈氏說未諦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瘵飢不期於鼎食注引詩可以瘵飢瘵與瘵音義同庾信小園賦亦作瘵飢

喬樞謹案療飢毛傳作樂飢樂者療之消借療者療之或體也療從疒樂者臧鏞堂以爲人有疾則苦治之則樂是也詳見魯詩遺說攷趙懷玉校語云讀書本皆作讀詩案尚書大傳略說孔叢子論書篇皆作讀書其作詩者疑爲後人妄改今據二書以復其舊又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十字本皆脫佚今據大傳補大傳闕者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九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履爲食食

粥甕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
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
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墓門

歌以諱止

韓詩曰訊諫也

釋文

喬樞謹案訊當作諱詳見魯詩遺說攷諫舊作諫誤毛居正
云說文諫數諫也從言從束七賜反又案列女傳八引詩歌
以訊止廣韻六至引詩歌以諱止皆不作之字詩此章歌以
訊止與上文有鴟萃止以二止字相應爲語辭猶上章斧以

斯之國人知之以二之字相應爲語詞也今本止作之乃因形近而譌耳

防有鵲巢

誰俯予媿

韓詩曰媿美也

釋文

喬樞謹案媿毛詩作美美媿古以聲同通假說文媿順也順亦與美義近馬瑞辰曰說文媿女好也是美之字正作媿今經典通用美周官作媿蓋古文媿从微省微尾古通用故媿又借作媿猶微生一作尾生也

邛有旨鷩

玉篇艸部鷩小草有雜色似綬詩曰邛有旨鷩

補

皇清經解
喬樅謹案鷦毛詩作鷦字不從艸此古文之假借韓詩用今
文故作鷦字說文艸部引詩作鷦亦據三家之文玉篇重文
鷦下云同鷦卽據說文所引詩字增入也

心馬惕惕

郭璞尔疋注詩云心馬惕惕韓詩以爲說人也

案尔疋釋訓惕惕愛也郭注引韓詩云以證惕之言愛其義
與毛傳異

喬樅謹案毛敘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
懼馬傳訓惕惕云猶忉忉也則毛以惕惕亦爲憂讒之意集
傳因韓詩有說人語遂據此疑爲男女之詞胡承珙曰案韓
詩以爲說人者蓋因子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

必爲男女之離間孟子云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不必定屬男女也

澤陂

有蒲與藺

韓詩曰藺蓮也

釋文

喬樅謹案此條陸氏入溱洧篇今訂正之釋文云與藺毛古顏反藺也鄭改作蓮練田反夫渠實也鄭箋蓋據韓詩爲說藺字得訓爲蓮者藺卽蘭也蘭从關聲蓮从連聲關連古以同聲通用伐檀詩河水清且漣猗尔疋作瀾說文水部瀾或从連作漣是其證已藺本訓蘭又以聲近假借爲蓮字蘭與蓮皆澤中之香草也

有美一人碩大且媿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媿薛君曰媿重頤也

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

案說文女部媿下引詩同從韓詩也毛字作儼釋文云本又

作曠魚檢反矜莊貌

喬樞謹案廣雅釋詁媿美也正釋韓詩媿字淮南修務訓云

颯輔搖高誘注曰颯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云颯輔

在頰則好高誘注曰颯輔者頰上室也皆與韓詩媿字義近

是重頤亦爲貌美好胡承珙曰毛詩釋文儼本又作曠案曠

字當作媿玉篇媿女好貌魚檢切正與儼聲近而義同釋文

一本所作卽此字無疑傳寫誤爲曠猶碩大且卷釋文本又

作媿宋本釋文有誤作媿者是也

寤寐無爲展轉伏枕

李善文選注韓詩曰寤寐無爲展轉伏枕

卷二十九張茂先雜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輾轉伏枕釋文云輾本又作展今據文選注

引韓詩正作展字

檜風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

漢書王吉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

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

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喬樅謹案王吉治韓詩此所引詩說卽韓詩內傳之說也毛

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與韓詩說合偈偈皆當爲揭之假借白帖十一引此詩正作匪車揭兮說文揭去也去與疾驅義相近故韓於伯兮詩訓偈爲疾驅貌毛傳於此詩亦言其偈偈疾驅也又案師古漢書集注云剋古怛字攷說文心部無剋字怛下云憺也重文怛下云怛或从心在旦下憺亦傷也與毛傳訓怛爲傷合馬瑞辰曰方言怛痛也廣雅同玉篇怛傷也剋驚也竝丁割切是剋乃怛之同音假借字嚴可均曰剋與惛同魯峻碑中心惛惛正用此詩今案怛與惛一聲之轉惛亦怛之假借李陵答蘇武書祇令人增惛惛惛惛也

韓詩外傳二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

冬温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
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
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達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
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

案詩攷載韓詩中心慙兮慙古怛字今本外傳作怛誤揭毛
詩作偈訓爲疾驅也

曹風

韓詩內傳曰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成陽縣

風俗通
山澤篇

喬樅謹案鄭君詩譜云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
今日濟陰定陶是也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
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漢

書地理志略同今據風俗通引韓詩內傳云云則知鄭君曹風譜卽本三家詩說也

蜉蝣

采采衣服

韓詩曰采采衣服辟君曰采采盛貌也

文選鸚鵡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采采眾多也眾多卽盛貌與韓詩義同沈
清瑞曰詩攷以韓詩此條入大東篇改粲粲衣服以就之非
是

候人

彼已之子三百赤紱

後漢書李賢注赤紱大夫之服詩曹風曰彼已之子三百赤

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

東平憲王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已作其紱作芾文與此異章懷太子所引蓋
据韓詩也

彼己之子不稱其服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詩刺彼己李賢注詩曰彼己

之子不稱其服

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鄧暉傳言暉理韓詩光武令暉授皇太子
韓詩侍講殿中皇太子者東海恭王彊也時明帝尙未立爲
太子本紀第言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
子師事桓榮學通尙書而不言其習何詩然據永平三年詔
有應門失守關雎刺世之說則知明帝所習亦當爲韓詩矣

曹植求自試表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

將挂風人彼己之譏

文選卷三十七補

不濡其囁

玉篇口部囁喙也詩曰不濡其囁

補

喬樞謹案玉篇又云囁亦作咄今毛詩作咄字則囁乃韓詩

之異文

薈兮蔚兮

玉篇艸部薈草盛貌詩曰薈兮蔚兮

補

喬樞謹案薈蔚毛傳訓爲雲興貌玉篇此訓與毛詩義異是據韓家之說又攷說文女部云媿女黑色也詩曰薈兮蔚兮文義又與毛韓異蓋齊魯詩之異字異義也

鴈鳩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

曹植上疏曰七子均養者鴈鳩之仁也

魏志本傳補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韓詩外傳二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喬樅謹案荀子修身篇文與此略同惟靜退下有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二句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二玉不作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又外傳九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藩籬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縵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

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

嘅我寤歎

玉篇口部詩云嘅我寤歎

補

喬樞謹案毛詩愾我寤歎箋云愾歎息之聲攷王逸楚詞九歎章句引詩作慨我寤歎李善文選注廿三廿六兩引毛詩亦作慨字玉篇心部慨太息也愾字訓同是慨愾音近義通作慨者魯詩之文作嘅者又韓詩之異字也

豳風

七月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皇壽經深真編

韓詩遺說攷六

韓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三月之時可豫取耒耜修

繕之至於四月始可以舉足而耕也

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又八百二十三

喬樞謹案毛傳云于耜始修耒耜也與韓詩說合于當讀如

為與定之方中詩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兩于字皆讀如為同

古聲于與為通于猶為也

鄭君士冠禮注于猶為也又聘禮注于讀曰為是其證已

為即

修也禮記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即詩言

于耜之事幽地晚寒故三之日始修耒耜韓毛皆以修釋經

于字正讀于如為正義謂于字訓於言於是始修耒耜其義

非是又案夏小正曰農緯厥耒緯耒亦修束之義與于耜同

意

蠶月挑桑

玉篇手部挑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

補

喬樞謹案玉篇又云本亦作條今毛詩作條桑然則作挑者乃韓詩之異文也條桑毛傳無訓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卽用韓義申毛

七月鳴鴉

曹植貪惡鳥論曰詩云七月鳴鴉七月夏五月鴉則博勞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爲仁養陰爲殘賊伯勞益賊害之鳥也其聲鴉鴉故以其音名云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補

喬樞謹案陳思王用韓詩以黍離爲伯封作與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及八百四十二引韓詩合是其驗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鴉伯勞伯勞伯趙應時而鳴爲陰候也蔡邕用魯詩亦

與曹植所引詩說合是魯韓義同

七月在宇

韓詩曰宇屋雷也

釋文

喬樞謹案說文宇屋邊也又云檣屋邊聯也栝楣也楣秦名屋檣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栝又云雷屋水流也鄭注士喪禮云宇栝也劉熙釋名云栝或謂之檣雷流也水從屋上流下也雷亦爲溜左氏傳曰三進及溜雷卽屋栝之溜水處然則宇也雷也檐也栝也異名而同實

塞向墜戶

韓詩曰向北向窻也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向北出牖也與韓詩訓合說文亦云向北出

牖也从宀从口詩曰塞向墜戶从口者象中有戶牖之形

下

曰从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是口爲象形也

攷士虞禮啟牖鄉注云鄉牖一名明堂

位達鄉注云鄉牖屬鄉卽向之假借牖說文云穿壁以木爲
交窗也窗古文作囟說文囟下云在墻曰牖在屋曰囟重文
窗或从宀窓字乃窗之俗體耳

六月食鬱及藿

邢昺尔疋釋草疏韭生山中者名藿韓詩云六月食鬱及藿
案說文引詩同作藿掌禹錫等本草嘉祐蘇頌本草圖經皆
引食鬱及藿爲韓詩訓以尔疋藿山韭

喬樅謹案韓詩藿山韭之說見於尔疋邢疏胡承珙以爲此
蓋邢昺見藿字與韓詩同而遂以山韭當之非韓詩家果有

此說說文於藿下引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鐵山韭也可見許所據尔疋本不作藿不得合韓詩尔疋爲一此不然也山海經南山經云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郭注引璨曰韭尔疋云霍山亦多之霍當爲藿字之譌璨卽引尔疋之藿山韭也邢疏多襲舊注以詩之藿卽山韭自是舍人樊光等舊義尔疋說多據魯詩疑魯詩亦作食藿與韓詩同若以說文藿注不及山韭爲疑則尔疋藿牛脣卽汾沮洳之言采其藿而說文藿下亦但云水舄不及牛脣若以說文山韭名鐵與藿異字爲疑則說文薺蒺藜引詩曰牆有薺今毛詩尔疋皆作茨文亦不必盡同也胡說近泥

書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
何其休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韓詩說曰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

初學記七

喬樞謹案左氏昭四年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
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
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又曰其藏之也黑牡
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禦其災又曰祭寒而
藏之獻羔而啟之與此詩言納冰開冰事正同曰一之日二
之日日在北陸之時也鑿冰沖沖者取冰之事也納于凌陰

者藏冰之處也曰四之日其早卽西陸朝覲之候獻羔祭非
卽獻羔啟冰之禮也冰者寒氣之所凝聚鑿冰亦所以散固
陰沍寒深山窮谷之氣故能調四氣之和使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而人不夭札否則凝聚不洩結而爲伏陰矣故先王重
祭寒之禮著斬冰之令非獨藏以備暑已也韓說於義尤精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韓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鸛鳩鳥名也鴟
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
病之者謂不知托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

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文選陳琳檄吳
將校部曲注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引詩義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
啄刺如錐取茅爲窠以麻紮之懸著樹枝幽州謂之鷓鴣或
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篋雀詩曰肇允彼桃蟲今鷓鴣
是也又引說苑曰鷓鴣巢於葦之苕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
其所託者使然也是則鴟鴞與桃蟲爲一鳥矣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鷓鴣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
之惑也補

喬樅謹案据此檄文知孔璋用韓詩說也

徹彼桑杜

韓詩曰桑杜桑根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徹彼桑土釋文云音杜注同桑土桑根也韓

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黻桑皮也音同
攷趙岐孟子章句云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正以桑杜爲
桑根之皮徹者撤之假借撤猶剝也故毛傳卽以剝字釋徹

耳

予手拮据

韓詩曰口足爲事曰拮据

釋文

喬樞謹案說文云拮手口並有所作也此用韓詩之義又云
据戟搨也此用毛傳語毛傳拮据搨搨也段氏玉裁曰字本
作戟俗加手旁非是左氏哀公二十五年傳云褚師出公戟
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是也說文云搨戟持也謂有
所操作曲其肘如戟而持之也胡承珙曰搨音與臼同說文

曰义手也玉篇兩手捧物曰臼然則戟揭者謂屈兩肘如戟形以捧物也

子所蓄租

韓詩曰租積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畜租釋文云畜勅六反本亦作蓄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畜者蓄之假借祖者租之假借租卽菹字省文也何氏古義曰說文菹茅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菹以白茅周禮音義菹亦作租上文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於窠中以爲之藉蓋作窠之始事也胡承珙曰毛傳以爲訓租爲疑薦字之誤篆文爲作𦉳薦作𦉳字形相近毛傳訓租爲薦者猶說文之且訓薦也韓詩訓租爲積積聚

所以爲薦藉義亦相近

東山

熠燿宵行

陳思王螢火論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

喬樞謹案毛傳熠燿燐螢火也說文云燐鬼火也兵死及牛

馬之血爲燐博物志云戰鬪死亡之處有人馬血積年爲燐

著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見行人觸之著體有光拂拭卽分散

無數又細吒聲如鬻豆靜坐良久尋滅玉篇燐鬼火也亦作

燐此詩言周公東征之事故韓詩說以熠燿宵行爲鬼火也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

韓詩曰鶴鳴于垤婦歎于室辭君曰鶴水鳥巢處知風穴處

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

文選廿九張華情詩注

喬樞謹案毛詩釋文鶴本又作翟攷說文雀部翟小爵也从雀叩聲詩曰翟鳴于垤段氏注云翟今字作鶴小爵二字誤當作翟雀也依太平御覽正陸璣疏云鶴鶴雀也亦可證莊子作觀雀喬樞謂翟字與小字形迥別無因致誤小字蓋水之譌據韓詩章句以鶴爲水鳥是其確證說文卽本韓詩爲說鄭箋云鶴水鳥也玉篇雀部云翟水鳥今作鶴皆用韓詩章句語

烝在蓼薪

韓詩曰蓼薪眾薪也

釋文

案詩攷載釋文引韓詩眾薪也作聚薪蓼與蓼同見玉篇艸

部

喬樅謹案毛詩作烝在栗薪文與韓異鄭箋云栗析也古者
聲栗裂同也段氏詩經小學曰韓詩烝在蓼薪廣韻蓼同蓼
莪之蓼毛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毛意以此二句爲比內而
心苦外而事苦正如眾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
薪之意鄭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非詩意矣馬瑞辰曰栗蓼
一聲之轉蓼當讀如予又集于蓼之蓼蓼辛苦之菜也毛傳
蓋以栗爲蓼之假借以苦瓜而乃在苦蓼之上猶我之心苦
而事又苦也韓詩訓蓼薪爲聚薪亦非詩義喬樅謂聚本作
眾眾薪者承烝字言之毛傳云烝眾也韓詩義當亦同眾義
兼瓜與薪而言薪眾則在薪者非一瓜而瓜苦之眾亦可見

矣故云眾薪明其所繫者之非一瓜也

親結其縞九十其儀

辭君韓詩章句曰縞帶也

文選思元賦注

喬樞謹案辭君訓縞爲帶者尔疋釋器云婦人之禕謂之縞

縞綏也孫炎注云禕帨巾也馬瑞辰曰說文禕蔽剝也市鞞

也从巾象連帶之形方言云蔽剝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

釋名亦云婦人蔽剝齊人謂之巨巾巨巾蓋對佩巾爲巾之

小者言也佩巾名帨蔽剝有巨巾之稱故得同名爲帨詩無

感我帨兮當指縞言之此詩結縞謂結其蔽剝之帶故韓詩

章句云縞帶也帶所以繫故爾雅又曰縞綏也綏亦繫也士

昏禮施衿結帨衿紵古通用說文紵衣系也漢書揚雄傳衿

芟茹之綠衣兮注引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衣帶謂之衿帨帶亦謂之衿是知施衿卽詩帶以結其帨也馬說良

黷士昏禮母戒女施衿設帨後漢書馬融傳曰施衿結縵申

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離

注云離與縵古字通

則縵之爲帨

審矣禕之爲物所以蔽前以其象巾之形故謂之帨以其象

帶之綏故謂之縵耳縵與禕通玉篇衣部云縵衣帶也爾雅

釋文縵本或作禕初學記十六文選李善注六十白帖十七

引詩並作親結其縵

欲帶者命其縵者命其結也

韓詩外傳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

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

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

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縉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斧

又缺我錡

韓詩曰錡木屬

釋文

喬樞謹案毛傳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錡與韓詩以錡爲木屬錡爲鑿屬者互異馬瑞辰曰說文錡鉏鉏也鉏或从吾作鉏廣韻鉏鉏不相當也鉏鉏二字疊韵蓋器之有齒參差不齊能相錯磨者猶齒不相值曰齟齬蓋卽今之鋸也管子曰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鑽一鑿一錡一軻則鋸與斧鑿錡同爲軍資所需胡承珙曰器之以木爲者多矣不得遂名木

屬疑木屬爲茱屬之誤說文茱兩刃甬也方言甬宋魏之間
謂之鐮茱鐮古今字今案說文又曰槩茱甬也从木入象形
目聲茱从木艸象形宋魏曰茱也或从金亏作鈔魯商瞿字
子木亦當爲茱之誤或省借作木耳喬樞謂說文錡下云江
淮之間謂釜曰錡毛詩召南傳云釜有足曰錡郭璞方言注
云錡三腳釜也釜之有足者名錡鐮之有齒者亦名錡然則
則錡之爲物蓋如甬而有三齒與茱之有兩刃者相似故韓
詩以爲茱屬而說文以鉏鉏爲訓也今世所用鉏猶有三齒
五齒者蓋卽是物而馬以錡爲今之鋸其說非是

又缺我鉢

韓詩曰鉢鑿屬也

案說文木部椽一曰鑿首也疑卽銖之異文

喬樅謹案說文有椽無銖段氏注云許所據詩或字从木作椽鑿首之訓卽用韓詩說鑿首謂鑿柄也馬瑞辰曰廣雅云椽柎也柎與附同附亦柄也管子以銖與鑿並言猶樞爲鉏柄而鹽鐵論鉏耨棘樞亦以樞與鉏並言也蓋鑿首謂之銖其柄別爲一器亦謂之椽猶戈矛之柄曰矜而杖亦曰矜也釋文引一解云今之獨頭斧未詳何據喬樅謂說文訓椽爲鑿首蓋指鑿柄之端而言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鎛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注云後刃敬也三兵鎛鏃雖在下猶爲首也銳底曰鎛取其鎛地平底曰鏃取其鏃地也說文云鏃柎下銅鎛也鎛柎下銅也段氏注鎛地者可入地鎛地者著地而

已然則銖爲鑿首以金爲之故字亦從金又案毛傳以銖爲木屬者胡承珙曰銖亦畱類蓋起土之物釋名畱插也掘地取土也故大雅揀之隔隔箋云揀揅也說文揅引取土也揀與銖皆从求得聲所以取土者謂之銖因而取土亦謂之揀周禮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賈疏云耜或解爲畱或解爲鋤鋤畱亦不殊司馬法之一耜或卽

管子之一銖皆鋤畱之類歟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二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

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

韓詩曰九罭之魚鱒魴九罭取鰕茈也

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

喬縱謹案毛傳云九罭纓罭小魚之綱也與余疋釋器纓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綱也訓同僻君以九罭爲取鰕茈雖與毛傳說異而要皆以九罭爲綱之密且小者纓罭卽孟子所謂數罭趙岐注云數罭密綱也是矣

煉丹經云云煉丹經云云

煉丹經云云煉丹經云云

煉丹經云云煉丹經云云

煉丹經云云煉丹經云云

煉丹經云云煉丹經云云

煉丹經云云煉丹經云云

煉丹經云云煉丹經云云

煉丹經云云煉丹經云云

煉丹經云云煉丹經云云

煉丹經云云煉丹經云云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五十五終

不貪進用

長沙王

賓校